

記住每一個名字

姜欽峰



東西走廊

二〇一〇年四月，美國弗吉尼亞州發生煤礦爆炸事故，二十九名礦工不幸罹難。這是自一九七〇年以來，發生在美國最嚴重的礦難，總統奧巴馬和副總統拜登親自前往，在莊嚴肅穆的悼念儀式上，立著二十九個白十字架，每個十字架上，都戴著一頂頂礦工頭盔。奧巴馬致悼詞時，很大一部分時間，是用來宣讀二十九名遇難礦工的名字。

這一刻，全世界為之感動。

每年的九月十一日，美國都會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九一一」活動，悼念這場災難中的死難者。無論什麼規模的紀念活動，都有一個不可缺少的固定環節——誦讀二千七百九十二名遇難者的名字。這是最重要、最莊嚴的儀式，不管名字有多長，一個都不能少。美國越戰紀念碑，黑色的大理石牆上，鐫刻著五萬七千名美國陣亡士兵的名字。這項設計方案最初被確定時，曾在美國引起極大爭議，在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中，那些犧牲的軍人是否應該被銘記？該紀念碑的設計者，美籍華裔女建築師林璽解釋說：「我們紀念的是生命，而不是政治。」

每一個生命都有尊嚴，無論他為國犧牲，還是在災難中不幸離世。去唐山出差，走進南滿洲地震遺址公園，一排整齊的黑色花崗岩石碑矗立在廣場中央，莊嚴肅穆，三百米的紀念牆前擺滿了鮮花，上面刻滿了地震罹難者的名字。站在二十四萬二千四百一十九個名字下，我長久矗立，那些陌生的名字，近在咫尺，卻又那麼遙遠。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忽然有了色彩，我彷彿看到一張張笑臉，在眼前翻騰綻放，又瞬間枯萎。

我注意到幾個不尋常的名字：「大Y」、「二Y」、「彭四Y」、「高四Y」。身邊的講解員說，像這樣名字還有許多，地震發生時，有的全家罹難，姓名無從查實，問伴存的鄰居，只知道這家有幾口人。所以只有這種方式銘記，盡量做到一個不漏。在紀念牆的盡頭，預留了幾塊未刻字的空白碑體，也是為了日後補登可能遺漏的遇難者名字。一個都不能少！

輕輕撫摸紀念牆上的名字，我觸摸到了生命的尊嚴。汶川地震中，一位年輕的母親不幸失去了女兒，她悲憤地告訴記者：「我沒有任何補償，只想讓世人知道，我的女兒來過這個世界，快快樂樂地活過七年。」我來過，我很乖，我的女兒來過這個世界，流災難發生後，在全國積極投入搶險救災的同時，當地政府表示，將在原址修建遇難者紀念碑，並刻上所有遇難者的名字。學園哀悼！或許在遙遠的天堂，不再有災難，逝者已矣，每一個名字都不會忘記。生者如斯，只有讓逝者有尊嚴地離去，我們才會活得更有尊嚴。

我們記住災難，是為了遠離災難。

我們紀念生命，是為了讓生命不再輕易消逝。

雜家任畢明

許定銘



醉書亭

原任任大任的廣東鶴山人任畢明（一九〇四至一九八二），是本港的名報人和雜家。他曾任《工商日報》主筆，並為各報寫日日見報的專欄，而以《星島晚報》副刊的《開花集》最長久，每天凡千字的專欄，竟寫了超過十七年，粗略統計達六千多萬字，六百多萬字的文章，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的歷史人物及社會動態均收諸筆下，如非才智驚人，怎能寫出如斯雜記？《開花集》的文章後來由香港正出版社選出二百餘篇精品，在一九六七年編成《開花集二集》出版，很受歡迎。

一九七〇年代，我開始用心訪尋民國版舊書，視野擴大，才知道任畢明一九二五年已在廣西梧州創辦《民國日報》，後應邀來港辦《大眾日報》……早在三十年代已成名，著作亦不單只有上述兩本，還有《社會大學》、《新社會大學》、《龍虎集》、《戰時新聞學》和《評論學十講》……等。如今大家見到的這本《談話術》，是一九四三年桂林實業書店出版的，封面上註明是「一九四三年六版」增訂的新本，在烽火歲月的火紅年代，生活困苦知識分子們，竟肯付錢買這本《談話術》，使書能銷到六版，實在不簡單。一個人能辦報、寫社論、雜文，冷靜地分析歷史事件，對社會有深入的認識，任畢明是個「周身刀、把把利」的奇才雜家！



任畢明著《談話術》

帝國餘輝：聖伊薩基輔大教堂

陳小卡



域外漫筆

聖伊薩基輔大教堂，宏偉的沙皇帝國主教堂，正矗立二〇〇九年盛夏上午輝耀裡。陽光下教堂前廣場，高聳青銅像的在折映冷硬輝照，與教堂門廊頂青銅浮雕青輝，交映成凜凜輝光。一百多米高的古典主義風格教堂，恢弘、雍容、華貴，鍍金大圓頂在烈照下，金光燦爛、耀芒四射。四面各立十六根重一百餘噸花崗岩大石柱，成雙排托起雕花山牆，築成宏麗華美柱廊。兩千多精美的雕塑和浮雕，舉目即見，三扇各重二十噸大門，厚重透感。唯大、尚重、崇多之教堂，在昔日帶帶驕陽中，艷輝四射，氣象磅礴，盡顯當日領土最廣大的雙頭鷹帝國之氣概與追求。

教堂以羅曼諾夫王朝的守護神——聖徒伊薩，達爾馬茨基之命名。一七一〇年初建木教堂，達四次重建，成為大俄帝國象徵、可容一萬四千人的石構大教堂。

教堂內，獨具特色之白大理石與青金石聖像間置，分隔內殿與中殿，鍍金青銅覆蓋的天藍石圓柱與孔雀石圓柱、白大理石鑲花嵌板，合成聖像壁，聖輝夾在兩支珍貴天藍石打磨成圓柱之間，華光交錯；雕像風神姿彩各異，牆、拱頂、方柱上，精繪約一百五十幅《聖經》故事題材畫作，名貴繪畫、亮麗馬賽克覆蓋在牆壁與拱頂，華光富彩、意象百千；花崗岩柱打磨得光華閃亮；紅色石英岩牆壁、嵌花灰色大理石地板，交相輝映；數十種不同顏色珍貴石材的斑斕彩輝，炫目燦爛；富麗堂皇、極盡奢華之精構美飾，宣示帝國曾有之鼎盛。

求大、求高、求勢的帝國教堂美感追求，透現俄羅斯大帝國一以貫之的開拓擴張不止精神與遼遠眼界。

羅曼諾夫王朝第一位君主米哈伊爾，於弱勢中已向外拚搏出擊；伊凡三世謹慎拓展併併擴張之路，擊敗攔路虎——金帳汗國，統一全俄；啓沙皇之稱的伊凡雷帝，使國勢由弱轉強，以強銳兵鋒經略四方；俄國偉大君主彼得大帝，力行西化改革，引領俄羅斯躋身西方列強逐逐爭霸行列；放言「如果我活到兩百歲，我會讓整個歐洲都匍匐在我腳下」的葉卡捷琳二世，掀起對外擴張狂潮；力促拿破侖帝國覆滅的亞歷山大一世，以歐洲雄主之威爭戰天下。一代代大公君王不懈奮力，俄帝國如國徽的雙頭鷹，雄視東西方，盤旋不時忽降撲擊，終於圓了橫跨歐亞大帝國夢。

帝國的開拓擴張政治理想，與認為自己是唯一正宗的東正教的傳道使命相契合，俄羅斯自視為第三羅馬，聖徒先知獻身傳道的精神感召着平民百姓到上層社會、文官群衆到知識精英。東正教秘密



聖伊薩基輔大教堂

陳小卡攝

命觀，深入俄羅斯人骨髓，催生受命傳播真理的使命感及救贖情懷。控制教會的專制沙皇，自許肩負救世主彌賽亞使命；代表俄國民主力量的別林斯基、托爾斯泰、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盈世界宗教救世思想。東正教的教義與傳播救世福音之強大宗教張力，成為沙俄帝國開拓疆土的精神動力與道義理據，並藉此為對外開拓擴張凝聚社會共識、集合全民力量。俄國每遇對外戰爭，沙皇和主教都親臨聖伊薩基輔大教堂祈禱，激勵軍隊士氣，感召國民同仇敵愾。

聖伊薩基輔大教堂，成了大帝國追求與東正教理想結合一體的象徵，是固化的大俄夢與東正教理想，鼓舞國人為之奮鬥獻身。

十月革命後，東正教傳道救世的使命、宗教烏托邦藍圖，換成蘇維埃社會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愛國主義精神，並推動蘇聯建成與美國並立對峙的超級大國。蘇聯文學代表高爾基的作品理想，就是由追求宗教救世轉變為謀求人類革命解放的標誌。蘇維埃巨人，一方面真心竭力推動世界被壓迫民族獨立解放，一方面力求實現歷代沙皇的世界帝國夢想。凡爆發對外大戰，教會仍為國祈禱勝利，如二戰時東正教主教為俄軍戰勝德軍向聖母祈禱，但東正教的宗教鼓動已被意識形態的政治動員基本代替，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盛大集會、雄壯閱兵、浩大遊行，動員人民，團結全國。國家動員從教堂內移至教堂外，然而聖伊薩基輔大教堂之精神，仍洋溢在集會、閱兵、遊行中。

下午，乘船遊瓦河上，回首見聖伊薩基輔大教堂穹頂，如炬昂立雲天下，在向晚烈陽中映放光芒。象徵大帝國輝煌之大教堂，新經重修，艷輝再現，曾失落的俄羅斯東正教光焰已復燃。

多，既然提過南海，那就一定不會錯過；但一直線沒法，沒有機會好好欣賞南海的芳容。中國和印尼都各有一個南海，而且聽說都有一個南海姑娘哩。也許葉君看過《美麗的牙律》，好希望小小的冊子以後能增加更豐富的資料，故將喜歡寫東西的好幾個文友集中在一車，由他導遊，前往南海。

一上車他就派給我們一份西爪哇的地圖，對我十分有用。這幾年我們老在西爪哇遊，終於弄清楚椰城、萬隆、牙律、蘇甲巫眉、本哲、展玉、井里汶等城市的地理位置。葉君是老牙律，對牙律的熱門景點、風土人情耳熟能詳，一路介紹沿途兩邊風景，尤其是那些著名的火山；到了一片種植番茄的田野，還讓我們下來採摘購買，拍拍照。紅脆欲滴的番茄，令人愛不釋手，好客的文友送了我們一大袋。奕祥說得有趣：文友都愛吃又怕帶，只好我來買……在香港那樣的大城市，那怕在新界，也是與田野絕緣，因此這兒遠離塵囂、遠山近野的風景，還是頗為賞心悅目的。

車程夠長，很出乎大家意料。幸虧在車上不乏歌聲和笑語，還有牙律文友充足的準備，又是糉子、點心，又是麵包、水果沙律，浩浩蕩蕩的部隊，只是靠文友的幫忙啊，幾個城市的文友都盡讚牙律文友的热情和周到。午餐，是豐美的海鮮餐，幾隻大大的烤魚，在城市裡比較少見，剎那間，就被大家風捲殘雲般一掃而空。

南海，我們到過兩次。上一次，由友珍、奕祥、菊香陪同，從蘇甲巫眉出發；我們查看地圖，發現爪哇南部海岸線夠長，不同的階段，海的景致都不同。那一次，我們下到退潮後的海岸，看到礁石處處，不時有為拍照的原住民在招徠生意。由於他們的善良和友好，我們拍了一張，照片中的老伴從海中升起，猶如海中女皇，而我坐在一塊礁石上，像是被她的光輝照耀的現代王子，真是童心大發啊。我們還到一座寺廟瞻仰觀音娘娘，度過了悠閒的一日。這一次，路程較遠，大家也很累了，沒下到海邊拍貝殼，海離我們比較遠，但終於於我們的「一份心願」。

後來，我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許多人喜歡南海，並非南海有什麼珍奇，而是奔馳南海過程中那份愜意：牙律、蘇甲巫眉等山城，都處於山巒的包圍中。山城喚到的是山原野氣息，難於嗅聞到海的腥氣；山城享受的是山風，不易領略到完全有別的海風。這，應該說，就是南海最大的魅力所在了。原來，山也那麼戀海。

到南海去

東 瑞

近日讀到一則消息，題目就是《中國成「博士大國」——一個導師帶四十七個博士》，說是時下內地博士生教育量嚴重不足，學生質量明顯下降。大規模擴招，導致導師帶二三十個博士生根本不足為奇，最多的導師甚至帶了四十七個。如果將博士生和導師之間的關係比喻為茶和茶壺，那麼當四十七個茶壺圍繞著一個茶壺的時候，想想看，可儘量如他們都滿溢水嗎？

在讀博士生人數由一九九九年的一萬五千四百人增加至二〇〇九年的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人，十年間增加了四點五倍，博士生學位授予超過過國產，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生學位授予國家（引文同上）。有學者把連年大幅度的博士生擴招稱之為「大躍進」，提到「大躍進」，就讓人很容易想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確，博士生連年「躍進」帶來了「瓜菜代」系列問題，「茶壺」太少「茶杯」太多，就是首當其衝的問題。

我二十多年前讀大學時，博士生還很珍貴，教室裡的標語赫然醒目：「博士生是科學研究的標本，是鼓舞人心。」那時是幾個老師合著帶一個博士生，就那時候，幾位水壺配一個茶杯，雖說也有點浪費，但茶杯肯定不會缺水喝，而且也是高質量的水。

如今時過境遷，想不到一下子就變成二個茶壺四十七個「茶杯」了。那麼，很顯然，即使茶壺裡裝得滿滿的，也肯定不夠四十七個「茶杯」的；況且，還有那相當多「一半瓶子醋」一級的「茶壺」，還有「使人昭昭」；還有，裝了幾年陳年老湯從不更新的老茶壺，創紀錄的是某校一位百歲教授早已病重臥床，還在帶十幾個博士生，直到去世。精神固然可嘉，只是不知道他已百歲之體是怎麼指導博士生的，他能培養出什麼樣

陳魯民



往事鈞沉

無怪乎，許多博士生抱怨幾個星期見不到導師一面，甚至就像「牛郎見織女那麼難」，到畢業時，不少導師連學生名字都記不清；因為導師「基本不過來」的，博士生沒有方向沒有目的，根本放任自流；有的博士生學了幾年，除了幫導師打工外，沒學到任何東西。

其實「茶壺」們也有難言之隱，水就那麼多，水平就那麼一點點，精力也有限，指導三兩個學生都有的勉為其難，又那能應付得了那幾十個嗷嗷待哺、如飢似渴的「茶杯」？也只好喝多少，你就對付着吧。好在有一點可以保證，甯可喝多少，你時候保證給你戴上博士帽就行了，我們的博士生淘汰率之低也是世界之最。

我們正在由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進發，博士理應是頂尖的理論型和研究型人才，是人才中的「人」，因為被寄予厚望。但如果連吃飽，喝不飽，「營養」不良，質量打折，成了一堆徒有其表的「瓜菜代」，那就既非博士教育之失敗，也是博士生之悲劇。

一把茶壺四十七個杯

在外念家



人生在線

可能是因為年紀的關係，來多倫多與女兒一家團聚不久，就開始想念北京的家，想念在那裡的親人和老友，恨不得早一點回去看看。

北京的親人確實讓人牽掛。老伴的表妹、表弟分別出國，去了巴黎和奧克蘭，前者是隨同丈夫出遊，後者是夫婦一起去照顧女兒即將臨盆。我們與他們相距遙遠，但感謝科技的發展，依靠電話、電腦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知道他們不久前都順利回到北京，心裡踏實了不少。讓人牽掛的還有幾家親人，他們都年紀大了，有的身體也不是很好，我們隔三差五打電話去問候，得知他們都好，心裡才安定下來。

延 靜

我們還想念幾十年的老友元衡。他是我中學時的同學，後來一進進北京大學讀書，畢業後又一起工作，可謂莫逆之交。他身體一直很好，辦事、待人真誠，只是晚年患了「三高」，體質有所下降。我打電話問候他，他以為我回到北京，高興得不得了，我只好告訴他我還在多倫多。我問他身體近況，他說遇見人都說他瘦了，不敢吃怎能不瘦，不過自我感覺還可以。他還告訴我，最近他又寫了幾篇文章，給外交部《老幹部園地》發去了。

回憶往昔，寫稿是我們兩個人的共同愛好，從上中學時開始，我們就給《新民晚報》寫稿，現在他仍然在寫，說明他的精神不錯。我們的另一位老友瑞瑞，今年八十一歲，腿腳利落，仍堅持游泳，我與他幾乎每天電腦上有聯繫。來後我幾次打電話給他，要他照顧好身體不太好的老伴，自己也要多加保重。

巧 合

我還想念「外交筆會」的朋友。在北京，我們幾個筆會的老友有一個「小圈子」，因為退休後都愛寫點什麼，幾個月聚會一次，多在餐館，邊吃邊聊，天南海北，十分熱鬧。本來其中一位說也要來多倫多，我們就約定到時聯繫見面，但後來她發來電郵說計劃有變，不來了，我們不免有些失望。

我們還經常想起我們筆會的老會長王殊，他原來是一位記者，後來當了外交官，今年已八十六歲高齡，但為人樸實、誠懇，文筆也很好。不久前，他偕老伴還和我們七十幾歲的一起去台灣旅遊，一路不僅沒有掉隊，最後在團隊中還被評為「人氣獎」獲得者。筆會開會，他從不講套話，發言不超過十分鐘，言簡意賅，切中要害，這在當今套話連篇的社會裡是多麼難得。

記得季羨林教授在世時，大約一九九五年，他八十四歲，曾寫過一篇文章《憶燕園》，那是他訪問韓國一個星期後，回國途中在飛機上寫成的，內容是訪問期間對燕園的生活、燕園的老友以及他身邊幾隻貓的思念。季老寫出的是人之常情，對久住的地方，對久交的老友，對自己的親人，一旦離開，思念是不可避免的，也許隨着年齡的增加，這種思念會更多一些。現在我們思念北京，而一旦回到北京，對曾一起生活過的女兒、外孫女一家的思念則又會湧上心頭。

一九〇八年九月，上海的中國公學發生危機，二百多學生退學，自行成立了「新中國公學」，事件發生時，胡適正在中國公學讀書，擔任西一齋班長，胡適也在自動退學的學生之中，這時，他繼續老瀕於破產，經濟陷入困境，因為錢的問題，無法在新中國公學註冊入學，不得不接受正式教育，去競業旬報做編輯，後到新中國公學教英文，靠教書寫作維持生活。

時局的黯淡，老家的破產，胡適在上海的最後幾個月的生活多少有點消沉放蕩，和一些「浪漫的朋友」賭博吃館子，逛窯子吃花酒，昏天黑地裡胡混。當時，他在《酒醒》詩裡是這樣描繪自己的頹喪情景的：「酒能銷萬慮，已分醉如泥。濁淚流乾後，更聲斷續時。醒來還苦憶，起坐一沉思。窗外東風峭，星光淡欲垂。」一九一〇年春天的一個雨夜裡，狂飲之後，和警察發生了摩擦，在警察所被扣留了一夜。第二天，在鏡子裡看到

人與事

王 誦 詩